

書叢際

譯原秋胡

迫近的世界大戰

The Coming World War

by

T. H. Wintringham

國際
叢書

迫近的世界大戰

胡秋原譯

中華書局印行

譯者序言

此書英文爲 "The Coming World War"。第一版出版於一九三五年春，再版於一九三六年夏。再版除內容頗有增改外，又添了兩個附錄，即日蘇戰爭觀測及一年來變遷。譯者以日蘇戰爭觀測與第三章有連帶關係，故改爲第四章。

此書出版後，批評是很好的。英國 John Strachey 說：「此書之一頁，已抵得好多專門反戰書籍之圖書館。」一個空軍軍官 Charlton 說：「在二百五十頁中，作者成功地設計了來表現一個戰爭理論，一個戰鬥技術，一篇戰略論文，一個戰爭結果及止戰方法之描寫。」New Statesman & Nation 雜誌說：「此書蒐羅豐富，敘述穩重，而無矯激之弊。」但譯者並不願作誇張的介紹。著者溫羣漢 (T. H. Winttingham) 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有很好的軍事知識。其中有許多見解，當然是很正確的，但也不是完全爲譯者贊同的。著者除將第二次大戰之技術性質和政治性質作了極成功的描寫外，最有價值之地方，是對於英國外交軍事政治政策，作了一個很好的分析。然而如果我們想到英國政策在今日舉足輕重的地位，那麼，這書是幫助我們了解

世界政治一個重要的環節和關鍵。

本書的內容大體如此：現代科學技術在製造戰爭，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戰爭的性質（第一章）。第二次大戰最主要而可怕的武器將是只能用於進攻的飛機，然防禦力極強的機關槍，或使這戰爭延長。然因現代戰爭技術日益依屬於工業，使製造槍砲的工人握着作戰及止戰的力量（第二章）。第二次大戰在東方和西方都有震源地，日蘇戰爭却有首先爆發之可能，但無論如何，歐洲也必捲入大戰之內。在日蘇戰爭中，日本多始勝終敗。而德國雖然軍備擴張得可怕，但在大戰中亦有國內革命之可能（第三、四、五章）。現在各國都在工業上、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備戰，但英國的準備是最足驚人的，而最危險的，是英國鼓勵德國日本的政策（第六章）。而英國的備戰最巧妙的是在和平口號下進行，在這裏，著者對英日美的關係作了一個很好的敘述（第七章）。但著者引用英國過去保守黨、憲章派及進攻俄國戰爭中兵士拒絕作戰的事實，說明止戰的可能（第八章）。作者指出英國工黨脫離過去傳統，實際幫助了英政府之備戰，並指出工黨所幻想的和平計畫及政策，都有害無益（第九章）。接着著者指出戰爭之根源在帝國主義制度，批評人口理論及戰爭本能論之無稽（第十章）。最後，著者指出恐慌加速了戰爭，

而除此以外只有革命（第十一章）。在附錄中，著者略述了意阿戰爭，德國武裝萊茵及日本動向，主張成立國際和平組織止戰。

但讀者不要忘記，這是一個英國人的著作，是為英國人及歐洲人寫的，其中有許多結論並不能適用於中國的。著者關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很深的了解，因此，對於東方戰爭的估計也就不能說是正確。說到日本政策，去年十二月日本改造上有這樣的話：

「日本對外政策不在南進，也不在北進，而在集中於支那。」這就是說，日本在沒有解決中國之前，不會真正進攻蘇聯。我們既不能等待日蘇戰爭自救，也不能把日本對華政策就只看作是進攻蘇聯。在我們面前的，是四萬萬人生死存亡的這一個問題。因此，我們止戰的方法，就不是如著者所說的，而是全民族不分上下階級派別的聯合武裝自衛。

書中有許多過度的陳腐的宣傳，關於中國，除了對淞滬戰爭中機關槍的作用有極好提示之外，有若干不正確的消息及錯誤的論斷，爲了種種關係，譯者都略去了。最後一章，原分兩章，多半是社會主義文獻的引用和英國瑣事之涉及，也均從略。但全書精華及中心論旨則完全保存。第二版增了許多註釋，其重要的，譯者都加入正文之中。在這意義上，這譯本是一個編譯。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於紐約。西望傷懷。

迫近的世界大戰目錄

譯者序言

第一章	技術與戰鬥	一
第二章	由空而來的戰爭	一一
第三章	成吉思汗之地——滿蒙西比利亞	二九
第四章	日蘇戰爭之觀測	四三
第五章	戈林的轟炸機	五七
第六章	準備着——各國備戰情形	七九
第七章	他們高談和平	九五
第八章	戰爭完結——以及如何完結	一〇
第九章	英國工黨與戰爭	二三
第十章	戰爭的根源	三三

第十一章 大恐慌與革命

一三六

附錄 一年來的變遷

一四七

迫近的世界大戰

第一章 技術與戰鬥

機械製造戰爭這句話，只是在最近才成爲一種真理；然也還只是在一定範圍內才算是真理。可是，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機械的影響幾乎變更了戰爭的各方面；決戰，戰術和戰略，在一九一八年幾乎與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大不相同；而自一九一八以來，其變遷還要更大更遠：這樣說來，機械製造戰爭這句話就是真理了。

雖然這種影響只是一種最近的發展，可是，機械隨着過去一百年間生產運輸及旅行的機械化成長起來，雖然只在最近二十年間得到充分的體格，而它在戰爭方面的影響，已經是爲時很長了。在古代，在紀元前四百年，機械發展的情形，已經在戰爭方面顯示其重要。

原始的希臘人、羅馬人、迦太基人用木頭做的機械，碩大笨重；因爲難於移動，在野戰中是很難利用的。但是這些東西在攻城之際，或在防禦的堡壘線上，如北不列顛之羅馬城牆，已表示頭

等的重要。

紀元前兩百年，石弩 (catapults) 和弩砲 (ballistae) 能打八百碼之遠；亞歷山大城的迭里斯 (Dionysius) 發明連珠弩 (polybolos)。這兩種發展，開始粗粗地指出後來一切戰爭機械的進步。

人們不是爲打仗的目的而赴戰，而是爲得勝的目的而赴戰的。他們希望勝得愈多愈好，而打得愈少愈好。所以，只要能夠，他們希望不斷利用長距離的武器，而用這武器的射出物，打中敵人——同時使自己能離敵人好遠，不致爲敵人所中。但同時，另一過程發生。長距離的武器難於瞄準，所以勇敢的部隊必須在砲火中前進。爲防止那種不愉快的接觸後的徒手相搏起見，人類就打主意發明能夠速射的機械，最好能在幾分鐘之內殺死最多的敵人。

木製機械，無論是用緊縛的繩子着力的或是用彎曲的輓木着力的，都不適於長距離或高速度的行動。亞格西斯垂特 (Agesistratus) 所提到的八百碼距離，或者是一個例外——這是若干古代「大砲」的距離。但是許多小「機器」雖然笨，在許多有名的指揮官，如亞歷山大等之手，依然不失爲有效武器；如亞歷山大者，或者可說是第一個用那些小機械作真正野戰砲的

人。這些東西由良匠之精巧和巨城之財富製造出來之後，也可以一時獨霸攻擊的戰事。普盧塔克（Plutarch）記西拉叩斯（Syracuse）之圍攻說：「在亞基美德砲台上的人比其餘西拉叩斯人還多，亞基美德是發號令的靈魂。其餘一切武器都閑着沒有用，唯有他的是這城市進攻和防禦的武器。」

人類已經——在一個短時期——變為機械之僕人和靶子，在歷史之過去已然。

這些例證是從福勒（J. E. C. Fuller）少將的著作龍牙（The Dragon's Teeth）於古代戰事之「彈丸之循環」之部分引來；福勒評論說：「我們應該注意之點，即是在產業革命以後才再清楚看出的，即直接投射的武器比突擊武器更為優越，而發動戰爭的力量，日益在經濟上受文人的發明家，受科學和工業的影響，而不受武人及職業的戰術家的影響……其結果……將帥之資，易於落後於發明之巧；其次，打仗日益依賴於發明與工業，以致打擊軍事力量的來源，比打擊敵人軍隊更為重要。」

這樣，福勒所謂「經常的戰術要素」，因技術之成長在戰爭中造成的變遷，比所用武器本身之變遷更大。在近代情況之下，這種變遷的形態在普法戰爭之後馬上就看出來；但其他各種

形態，自然在古代文明崩潰之後，曾表現於幾世紀之間。

武器的變遷（首先是爲工具的武器的變遷，其次是爲機械的武器的變遷）以及爲其結果的戰事的變遷，在權力由一社會階級移到另一階級的變動中，佔極重要地位。福勒敘述火藥（最初發明於中國）傳到歐洲的效果說：

「火藥……首先限制了，其次，除去了封建秩序，它取消了私人戰爭，團結了王國，保護了他們，而隨商人之出現，出現了另一種制度，另一種文明。」

發生這種現象的過程，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有更充分描寫：

「在十四世紀之初，火藥由亞拉伯傳到歐洲，而如每一個中學生都知道的，這把戰事方法完全革命化了。可是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是工業上的前進一步，是一種經濟的進步。無論它是用於事物之生產或破壞，工業總是一種工業。火藥的採用，不僅在戰爭本身有一種革命的效果，而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政治關係上亦然。火藥和火器的供給，需要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在城市市民手中。所以在開始，火器就是城市的武器，從城市中拉攏其擁護者來反對封建貴族的勃興的君主之武器。從來不能飛渡的貴族城堡的石牆，倒毀於市民的大砲之前；而市民火槍隊

的彈丸，打穿了騎士的鎧甲。封建領主的優越勢力，也隨着他們的穿甲騎士而破滅；而隨有產階級之發展，步兵和鎗日益成爲武器之決定的型式。」（反杜林論）

技術發展，戰事變化，而階級力量也轉移了。這過程，在「克倫威爾打破一點的廢墟」已經無用之時，尙未終止。這過程，在今日和明日將達到其充分發展——這時候，工業較之武人和職業戰術家更明白地成爲戰事之重要事物——而工業以及近代技術，也日益表示精巧，教育，和產業工人數目。

這變化的過程的階段，在革命的有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和王黨而建立自己權力的每一鬥爭中，都可看得出來。在北美獨立戰爭的時候，喬治王僱傭兵的燧石毛瑟，是和美洲居留民的來復鎗對壘。這些居留民，像野獸之獵人一樣，學會了如何瞄準，如何打擊；而喬治王的隊伍，一直到看見了對敵者制服的一切的時候，才來發他們連發的鎗彈。美洲人在樹林中做狙擊兵放鎗，有產者的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勝利了。

法國革命首先於一七九二年在Valmy的第一戰中，抵禦歐洲的舊制度。在加諾（Car-not）尙未創造出新革命軍隊以前，這實在是一個危險時期。Valmy之役，實在算不得戰鬥，而

確如 Hilaire Belloc 描寫的，是一個砲戰。由工業及砲兵所產生的技術武器，在決定社會變革之進步，在決定革命中，是一個主要因素。

後來，這革命由一個放鎗專家拿破崙所駕馭而且總結了。他在加諾發表其著名機械與大將論（一七八六年）的那一年開始做砲兵中尉。在他第一次戰役中，即在 Toulon，他創用以大砲攻要塞和艦隊的新方法。而他著名的爭奪權力，以及在恐慌中奪取政府的方法，其根本並不在訓練某種特殊衛隊（如王黨方法），而只是「一陣葡萄彈。」

在他備戰之時——如未學軍事的讀者可由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關於波羅丁諾戰役之描寫看出的——拿破崙首先下令，定他的砲兵陣地和其目標。野砲雖然原始，但已成為一種最厲害武器了。它在新式來復鎗和戰壕的發展（一九〇四）在某種程度上對消了它的力量以前，還是日益重要過的。

在工業產生了更加有力的大砲的時候，同時也改進了戰事的工具和機械：後膛上子的來復鎗，後來連發來復鎗，後來機關鎗。機關槍如其名稱所示，是一種成了機械的器具或武器。在第一次歐戰中這些武器的充分發展，使圍攻德國差不多也成為西拉叩斯的圍攻一樣：兵士成了

砲台的身子。

在這些武器上充分表現的工業技術，就是煤、鋼、蒸汽、爆發藥、升降車床——十九世紀中葉的材料和力量。在二十世紀，一種新的技術（自然是在舊技術之基礎上）以非常速度出現了，鋼鐵合金、鋁、電氣（磁氣）和石油開始統治運輸。石油機械發展之後，才有飛機、坦克以及橫過田野的貨車。這三種機械，在一九一八年才開始表示他們充分的力量。

在一九一九年戰爭計畫中，英國軍需部預備一萬作戰坦克，一萬環帶貨車（caterpillar lorries），以及特別作長距離轟炸的飛機隊。「在大戰四年中所發生的，只是第五年所預備的序幕。一九一九年的戰爭一定會使我們目擊一個巨大破壞力的出現……幾千飛機一定會將許多城市炸為碎片……還有不能相信的惡性毒氣。」（邱吉爾：世界危機——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但是這一仗沒有打。

第二次大戰一來，則根據於石油、氣體力學及化學的新技術，將第一次充分運用於戰事之上。

現代世界無限生產能力所形成的戰爭規模，造成了這樣一種情勢，即戰鬥力不依靠於少

數兵工廠，而依靠於戰時一國所有的工業。即以一個現代戰爭所要的砲彈而論，需要等於十萬輛大貨車的運輸能力。軍隊這樣日益隸屬於工業，是許多戰爭理論家所承認的大變遷。赫德（Liddell Hart）中校在其大戰史中，把過去戰爭中的武裝國家（the nation in arms）和將來戰爭中戰時國家（the nation at war）分開。

這區別在此：在前者情形之下，所有體格好的男人都受訓練，盡可能的多多訓練，以便在作戰工具的軍隊中服役。但在第二種情形下，一切居民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受使軍事力量有效的需要所統治，而這種軍事力量，與其說在幾百萬的槍手中表現，不如說在砲彈、大砲、運輸、坦克、飛機、機關槍中更充分表現出來。

這變遷，使戰爭需要不同的準備，政府必須首先考慮的，是工人階級的紀律和生產率，而不是軍隊的。在拿破崙時代或克里米戰爭中，普通公民不得不願意付更高額的稅；而現在，他們必須直接為戰爭工作——而這時候，他又是戰時最有效的武器的靶子。

因基於煤油及新式冶金學的技術之應用，可使陸地戰事全改舊觀，而其主要效力，則在使戰爭由空而降，來打敵人軍事力量的主要中心：工廠都市。由「經常戰略要素」到它邏輯結論，

最後的武器，一定是由無線電指揮的飛機，足以轟炸供給敵軍的工廠和工人階級人民，或對他們施放毒氣。在這最後結論，成爲他們的事實以前，工人階級人民在這事件中會有所作爲。

我們或者留意到英國戰爭理論家福勒中將和德國馬克斯合作者恩格斯的話，有相合之處。福勒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但在他研究技術與戰爭的關係時，他發展了馬克斯主義中一個比較鮮明的觀點。馬克斯主義者，是解釋技術和人類在其中生活的生產關係，以及整個的，包括其一切上層構造，藝術和科學在內的社會之關係之科學。這事實——即戰事需要新武器新機械，這些機械變更戰事，這變更促進舊統治階級之破滅和新的階級之擡頭——只是社會發展一般過程的敘述和篇章。

關於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在其發生以前，恩格斯及俄人列寧甚至比歐洲的大軍人及陸軍部長知道得更多。恩氏在一八九一年說：

「各國社會主義者都擁護和平。但如戰爭發生，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在這戰爭中，一千五百萬或二千萬武裝的人將互相殺戮，而使歐洲作空前之荒廢；這戰爭或將發生直接社會革命，或將由頭到腳搖動舊制度……」。但大戰中雙方總參部都相信只是一個短期戰爭，尤其沒有人